



隋書十五卷

禮記

特進臣魏

徵自

列傳第四十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毋異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子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

見珍於彊禁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
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
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
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指紳
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
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
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
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待其英華北

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
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
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
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
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申科若
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
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

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
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
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
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
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
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
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
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士逸研覈異
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

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自文帝
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
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
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
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
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
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
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
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

義疏措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
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
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
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
皆埋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
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
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
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
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
史及義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
傳及彥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
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
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
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
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

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
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啓朕心
資其緇白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
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
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
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
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
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
楊素雖踈蘇威怯懦元胄元昱之止初鳴耳可以付社

移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以善之言爲
頴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
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
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
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
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
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

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
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
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
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
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
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
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幸君
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

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
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
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
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
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
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
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
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
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江陵隋周武帝

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

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
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受因奏威不可信
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安又上八事以諫其
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
枉則長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
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
人良異于此無論謂真莫擇賢愚心以公則則起家
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之官人之不服實
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而殺之

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
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當然若有愆
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
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
一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
所愛而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
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
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巡

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
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
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
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
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
髮彥不少縱有司習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
為將軍之則為處新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
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崑滋才之言亦不慮憂
深責重唯畏物領不多也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

躐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
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
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
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天至
如范威滿刻十載不成趙朔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
迂誕醫方費逾谷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
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
星位前已踪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轉轉

大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
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
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
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
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妄
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
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
定鍾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
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
一曰女鼓聲二曰正聲夫鼓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
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
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
聲出內則發洩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而
亂則破其宮壤用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動
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
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
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濁而
不止擾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
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
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
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
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
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千戚僮子皆能儻之能知

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
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
以奔周管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
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他顓頊作六莖帝嚳
作五莖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
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
得聞自殷至周備千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
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

隋書卷之五十五卷 五傳四十一
靈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入制宗
廟之樂迎神于宮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
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
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且上薦奏登歌之
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沐成之樂美神饗
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
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
行之儷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
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

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
示不相襲也五行儷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
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儷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
也孝景采武德儷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
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
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
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
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
其四儷三調悉度爲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用之

隋書七十五卷 列傳四十一 十一
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留果云是梁
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
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復取其會歸
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今傳雅
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又製歌
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亦采附
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安節度於具作清平瑟三
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大常所傳宗廟

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垂古意乃
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為秘書
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
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從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
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下許
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
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
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
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

隋書七十五卷 列傳四十一
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
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
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
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
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
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
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

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王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
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
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
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
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
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常世康薦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

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撼不長示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竊

究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
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
惜焉贈賻甚厚贈貞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
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
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上榮
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大學博士時又號為六
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

謀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表我必為
宰相又數言玄奘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
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
祖親幸國子學主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廢於章
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
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
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能安生
後唯宗光又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有發
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

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歷額籍
皆學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同閭劉炫結
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郡劉就思受左傳於廣平鄭元
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律高
劉智海家素多培植焯與炫就之讀書尚經十載並
不食不繼安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所
是引為從事與炫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

國史兼參議律曆仍高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
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君臣言因假還鄉里縣
令章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
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素謂該
何及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贖等於
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
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
經至京師文字糜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控諸儒咸懷妬恨遂

以飛章所謗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
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
章竽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星之經量度
山海之術莫不叢其根本窮其秘奧者稽極十卷曆
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
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
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
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東
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

召之未及進謂詔令事貴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
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獄亂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
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
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
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胃玄多不同被駁不用
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
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

記默識莫與為傳左書方右書圓口誦日數耳聽五
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弼引
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
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
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
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編置三省竟
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
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
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玉何服杜

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
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
曆其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
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
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
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上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
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之事蜀王秀
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

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
爲蕞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
尉史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者大夫降
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
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
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
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
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
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

之踈自此始矣遂置其事而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
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
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
家殷盛朝野甘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
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
克炫言方敏湯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
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
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
品妻無得再醮者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

學官及流外給廩其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
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然則不
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終考其殿最
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
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盜百年舊案故
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
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
遑寧舍其事官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
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

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於
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人則不
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
也省官不如少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
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
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生博士歲餘以品卑去
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
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
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

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微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曾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結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怒極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皆在幼弱樂參長者愛及耆艾數按後生學則服

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顛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則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而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鐘驥騄比翼鴻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案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

價其幸三也書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坂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與校書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

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時為執政所醜由是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卷孝經述義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箒述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為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抗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抗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偏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脩國史劼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

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
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
窮易為感况懷抱之內水火爍脂膏腠理之間風霜
侵骨髓安可齧舌絨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
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
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
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
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逢於楫于
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

懸於高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
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賞禹貢之田供釋之之
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
暮寒暑遠闕關山迢遠齧臂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
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
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乎金石營魂且
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思顧此乃王稽所
以致言應疾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
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晉滯南史終無

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
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一萬者誠賢之臣
也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
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鈴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
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卞和之足
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
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感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
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
見圖安能無妄儻病未及死枉還克念汗窮愁之簡

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
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驅死生為
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頽火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
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注
尚書及詩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体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
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声後殖者其唯學
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
遂能聞道下風稱珎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

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泛容雅望風韻閑
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
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雋爽神情警悟雅有口
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為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
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
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
九流七畧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
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纒登於下士
或餒弁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
炫其如命何

隋書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列傳第四十一

書七十六

特進臣魏

徵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

三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列傳第七十六

特進臣魏

徵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公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

易

卷

列傳

第四十一

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
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
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
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
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既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
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
邵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
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縵綠鬱於雲霞逸響
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間其風者聲馳景
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
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
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
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
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相東
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
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

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勤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篇並存雅辭歸於典制雖意在駢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

英靈燕趙奇俊並出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夏言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向東鄉丘言高陽許善心等或應為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摠之於此為文學傳云

劉勰

劉臻字宣執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
八舉秀才補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
江陵陷沒後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家宰宇文護
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
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
祖受禪進位僕射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
隨軍典文翰遷大將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
之臻無定幹人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思慮至於世
事多所曾忘有劉劭劉昇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

好甚家臻住城南訥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
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曰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
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
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女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
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瞻久之乃悟此叱
從者曰汝大無意思吾欲造劉劭耳性好蠶蠅以音同
父諱呼為烏蠅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
為漢聖王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頴

王頰字景文齊州刺史頰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
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見為其兄顯
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書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三
傳禮易詩書六藝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其戰遂遍
通五經究其百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書談論年
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明學士每有嗾決多頰所為
而頰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誦于偏記異書當代
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
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及於國子

授舍見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
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
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
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
潛有異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
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
高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
從我既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必不
免謂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

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堅守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儼

崔儼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儼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交善母以

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見羣書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官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行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儼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

越國公楊素時方貴位重門地為子女縱娶其女
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迎南座素令騎迎德儼故
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按令上座儼有輕素之色禮
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儼方
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
世濟

諸葛穎

諸葛穎字漢丹揚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
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泰中事

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齊徵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
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
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
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監
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
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閑隙多所諧毀
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
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
覈英華悉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

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
年七十七頴性褊急與柳聖母相忿聞帝屢書責怒之
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鑿窟駕北巡
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
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
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
經略通太義兼博涉學史書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

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
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撫管宇文述
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
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
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逐臣粵余非巧官少小
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
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且同羈狗失路乃西浮非狂
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
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都超初入幕王粲

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清吳江一浩湯楚山
何紛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
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
常搔首非關不樹豈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
別親友將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
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
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
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嘗遊止勝地盛賞僚麗景
桐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夜除臨霸岸供帳

山東郊宜城醞始孰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
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惟娛三樂至懷抱
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出網萬里
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
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共無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
鷓鴣鳴斷絕心難續恹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鄰魯故
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為當時
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
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

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
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
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都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
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
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
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
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成

夫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
毛遂頓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循寡薄
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夕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
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
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立壑之情左琴右書
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
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
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搗詞者言高遜至於
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

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
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
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子甚於
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
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
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智德仁宣教須
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
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
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外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
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出
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吳雖居可封
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
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瞻覽枉高
車必載懸寶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
餘地比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
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
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慰但以積年沈痼遺忘

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二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
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
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
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
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世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
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
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綽

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大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
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秘書學士奉詔
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
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
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
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
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嶺見大鳥異之
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
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羣鳥遷西邁行

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是仙都也旌
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壑大壑息清蹕下
輿警百靈紼萬福踐素砂赤碧沁同軒皇之襄野
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
肅貌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
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
洲澄鏡少選之間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
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
翻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跄鵠起鴻騫或或或或載

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驎冠羽族之宗
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鳳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
華岳事垂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
文可觀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
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
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
龍共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東徒不擾
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臺

傳輿海盜駐驛巖趾宵想遐凝貌屬千里金臺銀闕
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
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
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
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
字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
穎曰虞綽羸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
貴裾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
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

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
藉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
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
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
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工吏逮之急於是潛度
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卒大德大
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租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
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

德為令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
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
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
縛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
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因
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曹

王曹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
陳黃門侍郎曹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

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
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
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
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曹和之其詞曰河
洛稱朝市峭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讓大
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大駟迺西驅展
軫齊玉馱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
節春之心眷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物愉詔
問百年之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

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曹詞清體
潤其在世其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
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
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
散大夫性疎直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官每負
氣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
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
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曹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
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曹兄承字

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
中舍人陳亡與曹俱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
川人也公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
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
關不得用西晉王廣開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
郎自直解蜀文公五言詩云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
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
難帝輒改或上於其二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

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
北上自載露軍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彥其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
施於施八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
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摠引致文儒之
士徽一詣摠摠甚敬之釋褐新蔡主國侍郎選為客
館令隋世追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
為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

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
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
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
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
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微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
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
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
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

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交敬
問敬報彌光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
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
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後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
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
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名為韻纂徽為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書
觀象緯而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

八卦爻始又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藏
授河龜威出洛綠縑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
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
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
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
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文象素既暨大隋之受
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
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眷千秋羽盛禮樂於
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土殿下降靈霄

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
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
對已邁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
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蕘築館招賢攀枝竹異
剖連城於井里賁東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
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十時歲
次鷄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際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
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
集教義風靡乃討論君丰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

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
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二蒼急就之流微存
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實爲
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口靜韻集
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
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
篇部摠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
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六事題爲
韻藻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

見羣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
序徽業術已冥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
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
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誦於索
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彙萃王廣復引
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
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昭
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
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

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
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
去茲安適若爾聖印塗猶防止永豈直譬彼耕耨均斯
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
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
技條互起皇帝負屨垂旒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曆象
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
霑潤無思不避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鑿
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

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復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
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戒
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
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卨之絕軌弘泗上
之淪風曠無隱而不採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
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
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
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
室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各在雋譙何庾之

論簡牒雖盈菁華美辭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
行窺寶之鄉疑相觀薄之岸摠括油素躬披湘縹其
蕪刈楚振領批綱去其繁雜撮其提要勒成一家名
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此
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右
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韜載旂
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
副彼名山見刻石之亦一唾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
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斯於往冊微幸

棲仁岳丞遊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煬帝
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
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
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
關多罹其患徵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
出徵爲西海郡成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
病卒

杜正玄 弟正燕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

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受正玄
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
辯籍其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
應對如響早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酬
對無所屈植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
使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
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吏擬諸雜文
筆十餘條又旨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
才吾不及也後晉王行恭軍轉豫章王記室平官弟

三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
行參軍歷廿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足
第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詎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
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
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主記室及王薨過
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正

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聞仁壽中官至漢王
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以宗族入正卿彥卿俱
有雋大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仕歷者作佐郎太
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
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太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程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實建德稱王者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實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心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斯弛見遺嫉邪協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法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

隋書卷之七十六卷終
之一枝岷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
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二人預焉華萼相耀亦
爲難兄矣

隋書七十六卷終

列傳第四十一

程